

便衣警察

Secret Policemen

白色的天空，黑色的土地。
童年的月光从黑白照片中向前。

海岩 著
作家出版社



便衣
Secret Policemen
敬
察

海岩 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便衣警察/海岩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10
(海岩电视小说系列; 1)

ISBN 7-5063-1975-6

I. 便… II. 海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2236 号

便衣警察

作者: 海 岩

责任编辑: 袁 敏

装帧设计: 梁毅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10 千

印张: 14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75-6/I·1959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白色的天空,黑色的土地。

童年的周志明从黑白画面中向前走来,吹着不成调的口哨,却有如童谣般的稚气清甜。

孩子的身影忽然模糊了,身后是黑白朦胧的地和天。当一切归于清晰,少年周志明吹着口哨向前走来,土地露出了深褐的本色,天空也变得碧蓝耀眼。在蓝与褐的分野中,少年的身影又模糊起来。

冥濛中,天和地都染上了温柔的红色,如晚霞缠绵,青年的周志明向前走来,口哨的旋律安详舒缓。

从童年走向青年;从黑与白的单纯走向五色的斑斓,模糊了复又明快,仿佛这条路永远走不完,宛如一个玩味往事的冥冥梦幻。

第

一

集

隆冬，黎明前，北方工业大城南州市。

随着嘀嘀哒哒的电波声，深邃的夜空中跳出电文字幕：

“1127，来信收悉，小分队整装待发，一月十五日与你汇合，预祝成功！M”

南州市公安局侦察处电台监听室，墙壁上嵌着硕大的监听仪，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，将满房间大小仪器连成一体，墙壁的空白处，贴着“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标语。

译电员摘下耳机，将破译出来的电文交给侦察处长纪真。纪真看了，又交给侦察组长陈全有，年轻侦察员陆振羽和女侦察员严君迫不及待地凑过来看，最后传到侦察员周志明手中。

陆振羽兴奋地：“果然来了。”

陈全有看看手表，说：“纪处长，现在是凌晨五点，什么时候报告甘副局长？”

纪真已经迈步向门外走去：“马上。”

侦察处一间办公室。

南州市公安局军代表、副局长甘向前已经到了，连军大衣也没有脱，显然是不能久谈的样子。侦察员们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。

甘向前：“通知机场，不管还有没有票，我一定要乘上午的航班走，叫他们留两个座位。”

一个秘书模样的人一边点头一边记在小本上。

甘向前又问纪真：“你们呢，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纪真：“按原计划不变，今天中午十二点一刻，带徐邦呈坐 91 次特快走。”

甘向前：“好，咱们边境见。”

侦察处院内，天已大亮。侦察员们从办公楼出来，一边唧唧咕咕说着话，一边向楼前的存车棚走去。

陆振羽兴高采烈，“果然不出甘局长所料，我算服了。瞧着吧，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，就咱们这几位，震惊世界！”

大家各取各的自行车，陈全有并没有忘记嘱咐几句：

“小陆，去看看守所提徐邦呈可是咱俩的事，别忘了。”又对周志明说：“十二点一刻的火车，你也别误了。”

严君的自行车和周志明的紧挨着，两人一边搬车一边说话。

严君：“你爸爸怎么办，他不是病了吗？”

周志明：“求邻居照顾吧。我们邻居还行。”

侦察科长段兴玉骑着自行车上班来，一边放车一边和大家打招呼：“辛苦了，一宿没睡吧？”

陆振羽：“段科长这么早上班啊？”

陈全有走近段兴玉，轻声说：“科长，咱们让徐邦呈写的那封密写信，看来那边已经收到了，盲发电报来得很准时。”

段兴玉故作淡淡地：“怎么样？”

陈全有：“讯号相当清楚，和徐邦呈的口供对上了。”

段兴玉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，锁上自行车，往办公楼走去，碰上周志明和严君便打招呼，“小周，你爸爸好点了吗？”

周志明：“好点了。”

陈全有推着车子跟在段兴玉身边，边走边说：“科长，

你看，这次行动还需要注意什么？”

段兴玉摆摆手：“哎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走了两步，站住，声音略轻了些：“反正，在边界搞这种行动，不像在咱们南州市里，你们……多留神地形吧。”纪真从楼里出来，走向正在等他的汽车，见段兴玉来了，叫了一声：“老段。”

段兴玉应了声，转身握了一下陈全有的手，说了句：“好，马到成功。”然后向纪真走去。

两人边走边谈，纪真随便问道：“前天查到的那份总理遗言，查出结果了吗？”

段兴玉：“哪儿查去啊。”

纪真：“我们中午就走了。”

段兴玉注目不语。

纪真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，出不了大差错。”

段兴玉冷笑：“这么大规模的非法潜人，就为了破坏批邓？”

纪真：“这个恐怖活动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，就难说了。甘代表从当前路线斗争的角度，判断敌人破坏活动的目的，也是对的，徐邦呈怕掉脑袋，立功心切，投甘局长所疑，也很自然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在一月十五日要到仙童山接应一支小分队进来，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。”纪真疲倦地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这次诱捕任务完成以后，你和甘局长的争论，自见分晓，现在跟他辩不清。”

段兴玉吐了口气：“他们三个都去？”

纪真点点头：“上午都回家准备去了。”

南州市的一条小巷——西夹道。

周志明骑车进巷。

周志明家。

这是一个天井式的小院，南北相对、两户人家。北房整齐宽大，住着周氏父子；南房略显矮旧，是房管所工人王焕德的四口之家。周志明进院时，与王焕德的儿子王有福撞了个迎面。

王有福：“哟，你快去吧，你爸爸又犯病啦，我借平板车去。”

周志明进院，王焕德立即冲北屋喊了一嗓子：“嘿，志明这不是回来了吗！”他的老伴郑大妈从屋里探出头来：

“哎哟，小祖宗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，你爸爸又流鼻血啦。”

周志明急忙进屋，屋里的装饰陈设高雅舒适。父亲仰在小沙发上，两个鼻孔都堵了棉花；郑大妈一边在脸盆里拧着湿手巾，一边张罗着她的女儿淑萍收拾病人的衣物、牙具等。另一只沙发上，睡着一只大白猫。见周志明进来，父亲啾啾地问：

“又熬夜啦？你这岁数，不能总熬夜。”

周志明：“没事。怎么又流啦？”

王焕德跟着周志明进来了，插上来说：“从昨儿半夜就发烧，你福哥刚到第六医院找了个熟人，跟人家央求了个床位，马上就得去，晚了就没了。”

周志明：“我去要个出租车……”

王焕德：“哪儿要去啊，大福子借平板去了。”

父亲抬起头，困难地对周志明说：“你别管了，要困就睡去，他们送我去就行。”

周志明：“我要出差了，中午十二点的火车。”

屋里人都转过头来，郑大妈问：“今儿啊？”

周志明：“啊。”

郑大妈：“那哪儿成啊，没看见你爸爸这模样。跟你

们领导请假去，走不了。”

见周志明不吭声，王焕德说：“我去，我给你请假去。”

周志明叫住了他：“王大爷。”

郑大妈：“我去，我是联合向阳院主任，我代表组织去，你爸爸过去好歹也是大学里的书记，革命老干部，住医院家里不留人哪儿成啊。”

反倒是父亲叫住了郑大妈，转脸问儿子：“能请假吗？”

周志明过意不去地：“爸……”

父亲：“是去哪儿啊？又是无可奉告，好，我不问了，比我们过去搞地下工作还保密。是往南还是往北，带什么衣服你自己看，你的干净衬衣都放在衣柜左边的小抽屉里了。”

周志明进里屋去了，郑大妈说：“我要是志明的领导啊，非给他评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不行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亲爸爸病了都顾不上……”

周志明在里屋问：“爸，我那双黑袜子呢？”

王焕德对老伴摇头笑道：“瞧瞧，你的这位积极分子，离了爸爸活不了。”

父亲冲着里屋说道：“你看左边小抽屉里有没有？”

周志明从里屋出来了，拿着准备随身带走的几件衣服，说：“没有，不找了。”

父亲：“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管好自己的东西啊？”他又转脸对王焕德说：“在单位里人家都说他能干，一回家全露馅了。”

周志明的目光落在父亲脚上：“这不穿在您脚上啦？”

父亲连忙起身看：“这是你的吗？”

周志明笑了：“当然啦，我这是带暗花的，怪不得找

不着呢。”

淑萍端着一只冒热气的碗进来，放在桌上，说：“妈，好了。”

郑大妈：“周书记，您先吃个荷包蛋，医院里保准没饭了。”大白猫喵喵叫着凑过来，被她一脚踢开：“去，不是给你吃的。”

父亲：“谢谢，我现在吃不下。”

周志明：“您少吃点。您不是就爱吃鸡蛋吗。”

父亲：“我不想吃，你吃吧。”

周志明：“我不吃。王大爷，麻烦你们每天拿这个给猫拌点饭吃。”

郑大妈：“好家伙！这孩子可真够浪费的，这么好的肉松给猫吃，这一袋得多少钱啊，比人都高级。”

这时，院子里传来大福子的声音：“妈！”

淑萍又跑进来：“我哥把车借来啦。”

第六医院、病房。

王焕德等人已经离去。父亲半躺在病床上，周志明正蹲着往床头柜里装东西。

父亲：“哎哎，你怎么把你的东西也拿来了？”他指着儿子手里的铁盒巧克力糖。

周志明：“街上连水果也买不着，鸡蛋又要本儿，没营养怎么行。”

父亲：“前两天我看见菜市场有暖房里出来的西红柿，挺好的，你叫郑大妈他们给我看看还有没有。”

周志明边看表边往门外走：“我现在就到菜市场看看去。”

父亲：“你别误了火车！”

街道。

周志明从一家菜市场出来，两手空空，犹豫了一下，挤上了一辆刚进站的公共汽车。

另一家市场。

墙上的电表正指在十点钟，地上肮脏潮湿。除了乱七八糟堆了些大白菜之外，货架上空空如也。几个售货员正在闲聊。

周志明跑进来，气喘嘘嘘地对售货员问道：“同志，有西红柿吗？喂，同志。”

一个售货员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没有。”

周志明又问。“有鸡蛋吗？”没人理他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售货员抱着一擦筐走过来把筐往地上一顿，笑着说：“鸡蛋？咱们不养资本主义的鸡，也不吃修正主义的蛋。”

周志明快快地正要离开，忽然发现菜架底层有三四个红透的西红柿，“喂，同志，那不是吗！”

售货员：“五块钱一斤，要吗？”

周志明：“要，我全要了。”

没东西盛，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西红柿一个个放进裤兜里。

公共汽车站。

一辆汽车进站，周志明赶到，在他身后又挤上一大堆人。

车厢里，人挤得一动不动，嘴上不断地争争吵吵。一个漂亮的姑娘——施肖萌，背对周志明站着，旁边挤着她的姐姐施季虹和施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。车到站，一大堆乘客拥下车去，车厢里立刻疏松下来。这时，卢援朝惊叫

了一声：

“哟，萌萌，你裤子上是什么呀？”

施肖萌裤子后面，果然沾了一块湿漉漉的印迹。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射向在一边傻看的周志明，他的裤子也湿了一片。

卢援朝：“流氓，抓流氓！”

周志明还没弄清什么事，就被几个人拧住了。

路边。

周志明被一大堆人扭着下了车，看热闹的路人立刻围成一团。

周志明：“放开，你们干什么！”

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：“干什么，问你了！”

围观的人七嘴八舌，有耻笑的、有愤慨的，还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左右询问的。

围观的人群堵塞了交通，一辆吉普车被堵在路边。两个民警从车里探出头来张望，年轻些的说：“怎么啦？”中年的抬起下巴：“你去看看。”

年轻民警遵命下车，挤进人群。人们让路：“嘿，警察来啦。”“正好，交给警察吧。”议论纷纷。

青年工人正把手伸进周志明裤兜搜摸，摸了一手黏，像得了证据似的伸到周志明眼前，“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。”见周志明不服气地挣扎，便说：“松开他，跑不了。”

卢援朝怒气冲冲：“少跟他啰嗦，送公安局去！”施季虹搂着妹妹，妹妹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很不自在，息事宁人地说：“算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警察挤进来，板着脸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大家七嘴八舌，添枝加叶：“您看，不知弄点什么东西，在车上抹人家女同志一裤子……”周志明红着脸大叫：“我给我父亲

买的西红柿，他在医院呢，不信跟我问去！”

青年工人闻闻自己的手，不说话了。警察说：“在哪儿买的？”

周志明：“就在上一站的菜市场，我不知道车这么挤。”

警察对施季虹等人说：“瞧，人家是给生病的老人买的西红柿，车挤，不是成心的，算不上什么问题。”又对周志明说：“你以后注意点。”

周围的议论声又起来了：“车这么挤谁还能不碰谁呀。”“看这小伙子的样儿，也不像坏人。”“就是，挺老实的。”议论的锋芒渐渐指向那帮见义勇为的青年工人了：“没弄清楚就打人……”“事儿妈……”

卢援朝说：“这也太不注意啦，我们这是新买的裤子，西红柿汤还能洗掉吗？”

季虹：“算了算了，萌萌没受欺负就行了。”

周志明：“对不起啊。”

肖萌：“不不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”

季虹：“冤枉你了啊，小伙子。”

卢援朝还是问警察：“那这裤子怎么办哪？”

警察有点不耐烦了：“你是她什么人啊？”

卢援朝：“她是我女朋友的妹妹，这裤子就是我买的。”

警察无可奈何地：“那把你们的地址留给他，叫他负责洗干净。好不好？”

吉普车上的中年民警等得不耐烦了，也挤进人圈，向人们喊着：“散开吧同志们，别堵着路。”一边招呼青年民警；“嘿：张立军，走啦！”他意外地看见了周志明，兴奋地叫起来：“周志明？”

周志明接过卢援朝写好的地址，闻声抬头，笑了：

“马三耀!”

人群渐渐散开，围在外层的人依然不知就里，还在傻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被问的人自以为是地用下巴指指：“公安局抓流氓，瞧，那不带走一个。”

人们看见周志明跟着两个民警上了吉普车。车开走了。

吉普车里，马三耀显然已从青年民警嘴里知道了刚才的事情，正笑得痛快。

“哎哟我的小少爷，你怎么也会干这种流氓事儿啊，不行，这个笑料我可得记着。”

青年民警：“马队长，你们认识？”

马三耀：“原来他也在咱们分局刑警队，前年才调到五处去的。”然后又对周志明说：“刚才我还在分局骂你呢，你现在跟着段兴玉翅膀硬了，也不怯着回娘家看看我这个进门师傅。”他把脸转向青年民警：“五年前还是我把他从学校里招来的呢。那时候，小胳膊这么细，人称小少爷，弱不禁风，你瞧现在，够精神吧。”

周志明有点尴尬，说：“没法跟你贫了，停车，我有事得走了。”

马三耀：“好不容易碰到一块走什么？先到附近派出所把你的裤子换换，要去哪儿我送你。”

周志明：“我要出差，火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开了，我什么还没准备呢。”

派出所。

马三耀大模大样坐在一张靠背椅上，一边看着周志明换裤子，一边说：“段兴玉那家伙，把人往死里使唤，告诉他，累坏了你要退回来我可不收了。”

周志明系好裤带，感激地对借裤子的派出所民警笑笑：

“谢谢啊。”然后对马三耀说：“段科长给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公室去了，不让他管我们的案子了。”他看看表，“哎哟，我真得走了，等回来再聊。”

马三耀：“拿车送送你？”

“不用。”周志明话音未落，人已经出门。走了几步又跑回来，问：“你带钱了没有？”

马三耀：“多少？”

周志明：“三十吧，多点也行。”

马三耀转脸问青年民警：“你有没有？”青年民警略一犹豫，马三耀皱着眉毛喝了一声：“快点！怕我不还你？”

青年民警摸钱的功夫，马三耀转回脸来，随口又问周志明：“都谁和你一起去？”

周志明：“纪处长，还有我们组长大陈，还有陆振羽，你不认得，新来的工农兵大学生。”

看守所。

铁门的开启声和脚步声在长长的甬道里显得异常空洞。陈全有和陆振羽在两个看守所民警的引带下，沿着曲折的甬道走来。他们来到值班队长办公室，办理提解人犯的手续。

陈全有：“这是提票。”

值班队长和陈全有分别在提票上签字的时候，陆振羽新鲜地透过铁栅向甬道深处张望。另一个值班队长提着徐邦呈从里面走出来，出了铁栅，值班队长照例准备给徐戴手铐，被陈全有拦住了。他对徐邦呈和蔼地点一下头，“走吧。”

看守所值班室的闹表：十一点一刻。

百货商店。